



第二章 寺院與佛教信仰

臺灣佛教寺廟的建立與發展，有文字記載的可以上溯到鄭氏時期，大陸移民、知識份子、政府官吏等進入臺灣，隨之將佛教傳入臺灣，如臺灣早期的佛寺竹溪寺（在臺南市）、彌陀寺（在臺南市）與龍湖岩（在臺南縣六甲鄉），均與政府官吏及知識份子有著密切的關係。

隨著漢人在臺的移民開發，佛寺也以臺南為中心向南北各地發展，根據清代臺灣志書的記載，臺灣的佛寺約有102座，此時期的寺院僧侶未見有弘法的相關記載，除少數幾位名僧與來臺官吏、名士互相詩文唱酬外，大都只知早晚課誦，為人占卜以及喪葬等經懺佛事。

臺灣早期的佛教信仰以中國佛教為源頭，與臺民間信仰相融合，深深紮根於民眾的日常生活，使得臺灣的傳統佛教相當的民間化，表現出與正統佛教非常不同的特質；例如在家主義的齋教，強調在家人為主體的修行方式，由在家人建立齋堂；例如在山頭嶺尾的「巖仔」，以觀音為主祀神，形同地方公廟；例如許多街市中的「觀音亭」，舉行盛大的中元祭典。佛教的觀音菩薩或觀世音，其信仰已相當的民間化，被理解為「民間佛教」。⁵⁰

至今許多佛教寺院，除供奉佛像外，有的也供有當地的民間信仰的神像；而許多民間信仰的廟宇則有供奉觀音菩薩等。

清乾隆33年（1768）海寮村的方姓先民自大陸移居來臺時，迎請南海觀音佛祖至本地奉祀，可見本鄉最慢在乾隆年間即有觀音信仰的傳入。其後建普陀寺以供奉南海觀音佛祖，同時奉祀楊府太師、代天巡狩、中壇元帥、福德正神、註生娘娘等神祇，並設內外五營，行小法科儀，雖以「寺」為名，實為一民間信仰的廟宇。

徵諸文獻的記載，日治時期以前安定鄉並無正統佛教的寺院。及至民國34年（1945）以後始有佛教寺院龍河寺，此外並無其他寺院。

⁵⁰ 林美容，〈臺灣觀音信仰的主要型態——兼論民間佛教與民間信仰的關係〉，《臺灣文獻》，59卷1期（2008.1），頁1-43。

龍河寺

龍河寺主祀西方佛祖，同祀觀世音菩薩，民國80年（1991）增設藥師殿，供奉藥師佛、日光遍照菩薩、月光遍照菩薩。西方佛祖係指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成道之後，所說經法，諸部大小乘經的主要對象，乃是人間的七眾弟子，其次是天神，故也稱佛為「天人之師」及「人天教主」。



圖7-2-1 龍河寺山門



圖7-2-2 龍河寺大殿

觀世音菩薩係在佛教的諸多佛菩薩中，最廣泛為信徒所敬仰者，其譯名在經書裡各自不同，有音譯或意義，較常見的有「觀世音菩薩」、「觀自在菩薩」、「觀音菩薩」，或尊稱為「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」、「慈航尊者」。在臺灣民間信仰，觀世音菩薩被民眾稱為觀音佛祖，又稱為觀音菩薩、觀音媽、佛祖媽、觀音佛、南海觀世音、大悲菩薩、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。此外，在祂的傳記裏也說觀音化身不一，現象各異，所以有送子、千手、千目、千腳、十一面、如意輪等觀音。由於觀世音菩薩能注意世間悲慘痛苦的聲音，所以廣受信徒的敬仰，並且融入臺灣的民間信仰之中。



圖7-2-3 龍河寺大殿供奉西方佛祖



圖7-2-4 祝龍河寺新建落成誌慶題匾

藥師佛，又稱藥師如來、藥師琉璃光王佛、大醫王佛等。為佛教東方淨琉璃世界之教主。以琉璃為名，乃取琉璃之光明透徹以喻國土清靜無染。藥師佛與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為「三寶佛」，亦稱橫三世佛。在佛教內，東方藥師佛與西方阿彌陀佛被視為解決眾生死問題的兩大並行佛陀，中央為釋迦牟尼佛。藥師佛法門除同樣鼓勵命終往生淨土外，還著重強調可蒙藥師佛願力加持，以求現生即得安樂利益，增福延壽，消災免難，清除修行路上重重障礙。藥師佛又有日光和月光二位菩薩作為左右脇侍，表示祂不分晝夜教化普渡眾生之意。⁵¹

今寺內留存民國65年（1976）〈丙辰年興建龍河寺樂捐芳名留念〉、民國67年（1978）〈購買佛祖寺地及轉移房屋樂捐芳名留念〉等碑文資料，以及多見各界祝龍河寺新建落成誌慶的匾額，如民國66年（1977）仲春「佛光普照」匾，由麻豆鎮安東里謝萬藤敬獻；民國67年（1978）1月「護國安民」匾，由中國佛教會台灣省臺南縣支會敬獻；民國67年（1978）端月「慈雲遠佈」匾，由安定鄉農會理事長方醫良、常務監事王池、總幹事郭天送敬獻；民國67年（1978）1月「龍河寺」匾，由高雄縣阿蓮鄉峰山村弟子楊宗仁敬獻；據此可知龍河寺於民國65年（1976）動工興建，至民國66年（1977）完工落成。

又，民國80年（1991）本寺增設藥師殿，所以留存「眾生渡輪」匾，由新市鄉弟子黃榮彬敬獻；「救苦救難」匾，由西港鄉西港村弟子蔡舜祥敬獻；祝龍河寺藥師佛安座大典誌慶。

首任住持係天妙師，精研佛理，並致力於宏揚佛法，開示眾生。另設有管理人以執掌寺務，負責處理寺內諸般事務。

據〈龍河寺慶典祈福法會時程〉的公告內容，本寺年中舉行的法會有農曆正月十九日西方佛祖聖誕、四月八日浴佛節、六月十九日西方菩薩聖誕、七月廿二日中元普渡、九月廿九日藥師佛聖誕、十二月廿二日先師壽誕，法會當天有早敬（上午5點）與中敬（上午10點）的禮佛儀式。

⁵¹ 邱子慶、翟紅蕾，《佛畫解碼》（北京市：宗教文化，2004），頁38。